

捡野板栗

向湘龙

儿时记忆里,立秋后,几场秋雨湿润山野,山里的野板栗便悄然成熟。每到这时,爷爷总会领着我们一带堂兄弟进山捡野板栗。

进山前,大家备好火钳和麻布袋,又到村头小卖部买几袋发饼当午餐。爷爷挑着大箩筐,握着长长的竹竿走在最前,山里哪有野板栗树,他如数家珍。这个季节小孩进山,最怕蛇、蜂和毛毛虫。出发前,爷爷特意在柴火堆里为我们每人寻来一根木棍,既能爬坡时当拐杖,又能驱赶蛇虫。山路崎岖,遇棘刺挡道,爷爷便用镰刀为我们开路。一路上,虽未遇蛇和蜂,却见不少树叶上的毛毛虫,我们小心避让,避免皮肤被蜇得起泡。

经过一段充满期待的跋涉,伴着鸟叫虫鸣,翻越两个山头,爷爷带我们来到几棵粗壮的板栗树前。绿叶间挂满小刺猬般的野板栗球,外壳大多为绿转黄,熟透的已裂开,露出饱满发亮的褐色板栗。有人仔细搜寻草丛中油亮的野板栗,有人用火钳夹起带壳的板栗球堆在麻袋旁。爷爷则笑着爬上树,骑在树杈间,用竹竿敲打树枝,板栗球哗啦啦掉落。年过六旬的爷爷身手依然矫健,不一会儿,地上就落了厚厚一层板栗球。裂开的板栗球,轻轻一夹,板栗便蹦了出来;没裂开的,就得用石头敲开口子。即便戴了手套,我们的手还是难免被板栗球坚硬的刺扎到。

不知不觉,日头已悄悄爬上中天。爷爷招呼我们吃发饼补充体力。林间清冽甘甜的山泉从石缝里潺潺流出,此时在我们眼中如琼浆玉液。大家嚼着发饼,欢声笑语飞出了枝头的小鸟,在山间久久回荡。休息过后,我们又投入“战斗”。那些个小、未熟透的青色板栗球,敲开费劲,大家便随手丢弃。爷爷却弯腰一一夹进箩筐说:“丢了可惜,放些日子就熟了。野板栗树生长缓慢,八年才开花结果,十五年以上才进入盛果期。我小时候家里没饭吃,全靠这几棵板栗树渡过难关,它们可是那个年代的大功臣。”听着爷爷沙哑却温暖的声音,看着他布满老茧的手,我们赶忙将那些被嫌弃的板栗球也收集起来。

在收获的喜悦中,来时干瘪的麻布袋,如今个个鼓鼓囊囊。我们满载而归,走在崎岖山路上,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回到家,我们把板栗分给家人和邻里,咬上一口,嘎嘣脆响,野板栗的清香混着炊烟,在山村飘散开来。爷爷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笑声里,蕴着自然的馈赠,裹着祖孙间的温情,更流淌着代代相传的乡土深情。

遵义小王

邹明强

与小王相识,是他来我单位应聘司机岗位。当时他大学毕业,在武汉没找到工作,有点病急乱投医的状态。报名后,他在QQ里和我聊了很多,我感觉到小王忠厚踏实,是个不错的人选。但试驾后,业务考官给了他一个“暂时不能胜任专业驾驶工作”的结论,无缘这份工作。他找到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他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靠女朋友的微博工资维生,急需有份工作改变窘境。

看到小王的无奈,我爱莫能助。我建议他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找份底薪低、绩效工资高的工作来做。不几日,小王在QQ上给我报喜,找到工作了。一个月后,领了薪资的他,高兴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我了。

半年后的一天,小王突然找到我告别,原来他在广东打工的父母,倾全力在遵义城里买了房,要他回遵义找份工作,与家人一起生活。回遵义后,小王父母在小区做保洁,他在一家二手车车行当业务员,工作之余利用在武汉上大学和工作的人脉,推销当地酱香型白酒。后来,他结婚了,有了孩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没料到,几年后,小王突然在QQ上给我发来“大哭”的表情。他说,好不容易赚到的几十万元钱,因为投资失误,全没了。看到沮丧的小王满腹苦水没处倒,我建议他重温伟人的《娄山关》。我说,你这么年轻,这点挫折算什么,人生大起大落没什么了不起的。几分钟后,他把他的QQ签名改成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的。

又过了几年,我到遵义旅游,小王到宾馆来见我。他说,上次变故之后,他努力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了。通过考证,他争取到了公检法车辆事故鉴定的资质,成立了自己的汽车事故鉴定中心,在全国各地接业务。中心有十名员工,他说,写鉴定报告就像写本书,必须从机械故障、操作失误、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厘清责任,对社会负责。小王还把九十多岁的奶奶,从大山里接到了身边服侍,撑起了一家六口人的幸福生活。

离别时小王与我照了张合影,不多时即收到他朋友圈的截屏:亦师亦友十余年,一路引导长相伴,江城映照红城聚,忘年情谊永不变。

我开心至极,连发三个“握手”,并祝小王人生坦途,风光无限。

十步花廊

王晓静

我的故乡在黄河尾间的石油城,土壤盐渍化程度很高。过去,不少从外地运来的林木未及参天就夭折。为了彻底改善生态环境,油城的建设者们实施“土地大换血”工程,挖走盐碱土,请进外来土,从根本上改变了植物生长环境,树木成活率大幅提高。我居住的小区也圈起几块空地,种上悬铃木、刺槐、白杨,栽上梨树、李树、杏树,点上梅花、早樱、银翘。再后来,有了假山、木亭和水榭,秋千、藤椅和长廊。

慢着,长廊入口两侧那几株遒劲粗壮的深灰色长茎是何物?“是紫藤花喽。”楼下的奶奶手执虎头竹杖踉跄向我走来。奶奶92岁,是第一代石油人——曾经的女子钻井队的铁姑娘。奶奶还是社区“石油传统文化义务宣讲员”,紫藤花下一坐,身边就会聚来人气。

奶奶说,20世纪60年代初,她随爷爷从玉门油田一路坐汽车、牛车、马车,辗转几天几夜来到黄河入海口。一下车,一眼望不到头的盐碱地和芦苇荡,把人的心都看灰了。没有固定的居所,就临时住在百姓家的牛棚羊圈里,后来住干打垒、土坯房。她曾种过几棵苹果树在房前屋后,可没等到花开,苹果树就死了。我们住的小区就建在当年干打垒和土坯房的原址上,而紫藤花正是当年爷爷在枯死的果树前种下的。爷爷说,紫藤花皮实,好活,一旦铺展开来就会缠缠绵绵,生生不息。

四月初,紫藤花初露端倪,藤蔓上一串串花穗被一层略带绒毛的萼片紧紧包裹,花苞饱满圆润,淡绿中藏着粉意,如少女脸上的红晕。此时细长的枝条虽难掩冬日残留的枯槁和消瘦,却已随春风轻轻摇摆,有曼妙灵动之美。春雨最是无情也多情,一夜间杏花梨花海棠花纷纷化作春泥隐入尘烟,紫藤花却愈加热烈,花色向深紫和淡紫过渡,花穗深沉,含羞垂挂,弧线优美如紫色瀑布倾泻而下。

天气晴朗,奶奶手执竹杖徜徉花廊下。竹杖轻点木道,发出节奏缓慢的哒哒声,仿佛时间的指针走在生命的轨道上。这十步花廊,奶奶从青春走到耄耋,走了一辈子。

创造的人,也愿意为探测队培养钻探人才,这种例会是很好的形式。20多年来,他带出了8个机长、18个班长……

徐晓恩的两个队友在树荫下互相理发,不讲究什么发型,只要精神就好。

接下来的时间里,小院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喧嚣和嬉闹,一如沉静而神秘的远山。

午后时分,钻探组新购置的一台全液压钻机 and 一台挖掘机被运送过来,搁置在大门外一侧的草地上,像两头蓄势待发的钢铁巨兽。队员们纷纷围上去,黝黑的脸上露出笑容。

“总算不用再当人肉运输机了。”不知是谁低声说了一句,引来一阵会心的笑声。

队员们太清楚过去的艰辛:老式钻机重达六七吨,在崎岖的山路上寸步难行。每次上山,都得把它大卸八块,然后靠人力将零部件一件件扛上去。那些看似轻巧的钻杆,每根都有30公斤重。一次钻探需要两三百根,意味着每个人要背着30公斤的器材,在陡峭的山路上往返十几次。

从今往后,人与山的对话方式将彻底改变。

暮色四合时,晚霞将西天烧得通红。刘旭和陈磊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迈进基地小院,工装上覆着一层细密的尘土,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大门口一侧的篮球场上,几个年轻队员正在挥汗如雨地较量,他们跃动的剪影被拉得老长,在蒸腾着热气的地面上忽长忽短地变幻着。拍球的击打声、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与远处乌拉山的沉默形成奇妙的呼应。

夜幕降临后,来自山东烟台的林炳磊在不远处的旷野里唱起歌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他在矿上已有十多年时间,家就安在了草原上。自从保障基地建立,他就住在类似传达室的那间板房里,相较之前的日子,他觉得幸福极了。

月亮升起来,北斗七星清晰可见。

大山无言,天地清幽。

如水的月光洗净了白日的尘埃,静静地流淌在院中旗杆的五星红旗上,也照亮了大门口的大字:报国。

在寂静的戈壁墙上,在苍茫的乌拉山下,这两个字红得耀眼,像是地心深处涌动的金矿,在月光下默默诉说着一群地质人的故事。

乌拉山下的昼与夜



王海滨

钻探工徐晓恩和他的两名队友结束12个小时的值班工作时,太阳已经爬上乌拉山的山梁,刺目的阳光将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们踩着碎石路往驻地走,偶尔开口说话,声音总是不自觉地提高——因为机器轰鸣声过大,长时间处在高噪音之下,他们的听力不同程度地有些受损。

离驻地还有三四百米,他们停下了脚步。昨天还平整的路面如今面目全非:路基被撕开,隔离带歪斜地插在泥浆里,碎石、沙砾和枯木铺满了路面,几块铁锅大小的石头横亘在路中央。徐晓恩眯起眼睛望向远处乌拉山的轮廓,那里晴空万里,但山里夜间的暴雨已经完成了它的破坏。乌拉山的气候就是这样捉摸不定,明明跟前万里无云,山里可能大雨倾盆,再加上植被稀疏,泥石流很容易爆发。

“又给山上添活儿了。”徐晓恩说,声音平静得像是谈论早饭。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这片狼藉时,遇上了探测组的刘旭和陈磊。他们都穿着勘探服、登山鞋,手里握着地质锤和铲子,头上扣着宽檐遮阳帽——这里地势较高,阳光直射时间长,紫外线强烈,即便有遮阳帽,肤色也早已被晒得黑红。几天前山上探到一处金矿露头,他们正要去确定钻井平台的位置。

“驻地来了采风团。”刘旭告诉他们。

徐晓恩“哦”了一声。他的队友问刘旭为什么不下留接待。

“那不是咱的事儿。”刘旭笑了笑,牙齿在黝黑的脸庞上显得格外白。

驻地建在一处高坡上,两排钻天杨像卫兵一样从路边延伸到门口。门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着: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哈达门沟项目组野外综合保障基地。集装箱搭建的简易房整齐排列,面积小的住人,面积大的是装备物资库,存放着近12万延米的岩心样本。院子的路面没有硬化,但规划得一丝不苟。院子一左一右也有两排钻天杨,早就高过了房顶;几株蜀葵在宿舍前开得正艳,成为这片戈壁上少有的亮色。

徐晓恩回到宿舍,早上沾满泥浆的工装,将湿透的皮鞋晾在门口——每间宿舍门口都摆着这样一双鞋。简单一番洗漱后,他去食堂吃早餐。经过隔壁房间,他把脸贴到窗户上问:“你又熬夜了?吃了没?”

“不是要开新钻孔吗? 钻眼复测差了十几厘米,这不行,一厘米也不能差……还真忘了吃。”说话间,杨彪从里面走出来,脸上胡子拉碴,头发也乱蓬蓬的,戴着近视镜的双眼泛着血丝。他是项目组负责人,是地质学历最高的两个人之一,博士毕业。见识过大都市的繁华,201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地来到哈达门沟矿区。这期间,他们创下了在哈达门沟前山地区最深钻孔施工千米的记录,参与和组织岩心钻探近7万米,提交了金资源储量20多吨。

“他身上有一股让人不得不服的劲儿。”这是大家对他一致的认定。

“啥劲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现在,他和徐晓恩一起走向食堂,边看着手机边挠着头皮:“采风的老师问喜欢什么电影和名人名言,咋回答呢?”

第一个问题,徐晓恩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他们来说,一年在野外作业七八个月,没有机会和条件看电影。即便回到呼和浩特,单位上,不是做起来年计划就是参加技术培训,最大

的乐趣就是陪陪家人,尤其是多陪陪孩子。

有一次,刘旭无心地说:“听人家说陪孩子做作业的发脾气,可我很羡慕。”一句话说得好几位队员立马起身默默地走开。

第二个问题,徐晓恩想到的答案是:“你不是爱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吗?”这句话是铁人王进喜说的。杨彪有所恍然,却说:“再说吧。”

“怎么?”“这是那个老师昨天下午发来的信息,我才看到……还是今天当面说礼貌一些……”

两个人进了食堂,早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点,饭菜都有些凉。但他们毫不在意,现在的条件已经提升了数倍,以前都是租住在牧民家的闲置房子里(甚至住过羊圈牛圈),谈不上水电暖,吃泡面和压缩饼干是常态,按队员们的话说:“现在是天堂级别。”

徐晓恩对食堂里的操作也很熟悉。他曾经就是一名炊事员:“上得开台,下得灶台,是我们站上的一个要求,每个人都得要全面发展。”

两个人走出食堂的时候,遇到了钻探机长王江陵。他来自重庆的大山深处,先是在武警钻探中队,2018年部队转改,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完全可以转业回乡,给年迈多病的父母尽孝,照料分居的妻儿,也有地方的老板开出30万元的年薪聘他,但他最后选择的还是乌拉山下的哈达门矿区。他说:“刚刚采风的老师读了一首新写的诗,让我更加明白了。”

“什么诗?”“有一句‘在人群之中,我比自然大很多,在乌拉山下,自然要比我大很多’。”

“明白了什么?”“明白了我一直还是个军人……”王江陵回答,目光越过他们,望向远处的乌拉山。

他们各自走回房间,徐晓恩补觉,杨彪继续核对图纸,王江陵则要为即将召开的钻探技术研讨交流会做准备。这样的例会每周举行一次,自从他当机长以来一直没有停过。和杨彪一样,王江陵也是一个爱钻研爱



非遗“梗舞”迎客来

近日,位于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的巴松措景区正值旅游旺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领略雪山湖泊,体验非遗歌舞。
 本报记者 成露 摄

韭菜花开留清香

杨亚爽

有朋友旅游回来,带给我一罐韭菜花:“猜你喜欢。”果然喜欢。

打开罐口,扑鼻而来的味道,带着一丝辣,带着一丝甜,一味地清新。如果用颜色来形容,这味道,应该是青绿。拿筷子挑出一抹,居然也是青绿,依稀还能看出里面粒般的蓓蕾,青白的一点,坚持着前生的模样。

韭菜是常吃的。“夜雨剪春韭”,韭菜在蔬菜中自有一席之地。小时候,母亲在自家小院里种上两畦,从此韭菜仿佛割不完一般,一茬又一

现在社会进步,很多人家搭配韭菜花的伴

高安

八一建军节,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地区驻军部队“双拥共建”的桩桩往事。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坐落在辽南第一大山黑山脚下,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建区伊始,开发区就与驻军部队水乳交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94年春季的一个深夜,开发区大孤山大鱼沟国有林区突然发生火灾。地区空军士官学校连夜派来300多名官兵赶到火灾现场,与烈火奋战12小时,终于把山火扑灭。官兵们的脸庞被烈火炙烤得黑红,军装被树丛刮破,他们用于民子弟兵的一片赤心,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每年植树节,驻军部队都积极主动参加。从开发区十里岗到保税区南门5.2公里的道路

听风

黎军阶

当最后一片枯叶

在风里打着旋儿垂落

檐下的风铃,颤动着

田埂上的歌谣断断续续

像被揉碎又拼合的谣曲

我不忍久听,轻轻掩上屋门

斜照里,往事浮尘般扬起——

母亲系着蓝布围裙

指尖沾着泥土,弯腰时

鬓角的白发被风掀起

沙哑的小调尾音未落

地米菜已缀满碎花

记得年少的我,追着那道影子

把欢笑散在田埂尽头

多年后风里仍飘着

地米菜的淡香,而檐角

风铃正轻轻颤响,我在这颤响里

数母亲数过的、月光浸透的花瓣